

施愚山全集

第二函
函四冊

施愚山先生外集目錄

卷一

硯林拾遺

卷二

試院冰淵

施愚山先生外集卷之一

硯林拾遺

東谷李之彥作硯譜縉雲葉樾作端溪硯譜襄陽米芾作硯史曹繼善作歙
硯說其散見諸書者不可枚舉硯說備矣順治壬辰夏以奉

命使粵肇慶府古端州也所寓郭外天寧寺咫尺端江聚硯為市旁諺參校稍益

舊聞作硯林拾遺

一硯阤

端溪在肇慶府城南一名端江臨江一山半浸水中鑿石琢硯以穴深入水者為
佳其石有層次率尺許為一層上膚下淳中為純美阤近江者曰水巖色潤如膚
呵之成液其次距水畧遠曰朝天巖石色稍燥最遠者曰屏風背燥愈甚山之尾
曰梅花阤下矣

一辨舊阤

吾鄉秦正野嘗署肇慶學博藏大石廟廡下發以贈余有硯工李氏跛一足最名
謂之李拐老使貯之以水拭石驚曰水巖也余問果舊阤否工掉頭匿笑曰阤何

新舊因問之曰京師貴人耳食舊阮之說久矣我土人不識也自有天地來即有此石石何新舊漢以前不通中國唐宋硯充貢官為監鑿滿貢數則封穴它毋得盜取一阮既盡更鑿一阮故稱新舊但眡水近遠不以新舊高下也若舊阮浮上更鑿之而深入得水氣逾多則新勝舊矣今官家不禁藩鎮有司日役百千人鑿取無算蓋硯房盡發時也公已得驪珠復何舊阮之羨耶

一取硯材

石既授工削成硯材隨其橫豎大小得三十餘方一日與同年沈僉憲正岳過瀕湖訪朱公子暇朱質曰聞君得水巖石曾琢硯否余曰琢就朱慚然曰惜不令我見水巖之妙在潤而發墨石故有理凡木直截處多鋒稜橫斲則平順石理亦然庸工治硯如切肪橫側而分之平鋪為硯猶操莫耶而用其背也宋貢硯皆鈍滑磨墨如磨鏡病正坐此然則如何曰法當用石鋒直立而層截之則面面發墨矣試之良然

一辨硯眼

鸕鷀眼貴活貴少貴在空閒處不受墨掩活眼黑白明潤有八九重暈暎然瞳子

畢國兆司理端州蓄一硯體質修妍色正純紫一眼在眉額間流盼如水銘曰美人硯又一石片作秋葉眼大如猫睛層暈尤多最後從天寧寺收得佛手石掌上七星爛陳如人所位置遭亂失去尤物信難久據也

葉樾交叔硯譜云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此語未然今俗所稱梅花院石枯燥通體皆豆瓣眼歐公又謂有眼者十無一二發墨亦未盡然

李之彦端硯譜辨活眼淚眼死眼甚精惟云死眼勝無眼太過眼不活則混雜無光采不如無眼故昔人以眼為石病當以瑩潤無瑕為上

一石采

石色純紫第一近者稱名種種有白光浮出紫綠之間曰蕉葉白有間作殷紅大點如火烙赤痕曰火衲文一曰火捺古稱熨火焦者是也或雜彩碎點紅曰丹砂碧曰翡翠或硯傍纍纍空蝕曰蟲蛀按硯譜石上有微塵孔者石之膚也今謂之蟲蛀李賀端州青花硯詩暗灑萐荔冷血痕

則是翡翠之類

一子石

歐陽公以子石為石精生在大石中俗謠為紫石米襄陽言偏詢石工實在大石

版上鑿取並無中包一子者蓋若溪流中卵石可斬面磨墨是謂石子世因謠為
子石余案米說良勝今端人泅浴溪中摸得之水底者是也其石受水氣生成上
下削平四圍不斷往往潤麗多奇狀葉叔友又謂嵩石鑿去黃臘胞材是為子石亦似非
沈正岳嘗親見一人鑿石水底得尺許如紅玉軟如土坏掏出之登岸乃堅其
手摸處劃然指痕

一硯品

昔李後主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端石尚未大
顯自宋以後端石盛行今士大夫無復言龍尾者矣龍尾如清寒道人時見機穎
端石如風流學士竟體朗潤

端硯版無水池宋貢硯水池淺狹硯身太高銅雀瓦贊沉泥弱洮硯如碧玉不下
墨登州鼈殼下墨而龜廣淄州南康堪作硯奴歙金星眉子硯細潤發墨舊稱在
婺源長城里近世歙人多言在歙縣獄底地近不可得咄咄怪事余嘗有古硯歌
端州舊貢官禁

嚴老院尺寸人爭羨亂來萬事無留餘江根石窟
窟搜羅偏眉子金星歙轉無馬肝鷄眼端翻賤

一硯式

石產於端而工不善琢近日官吏餉貴人命工鏤琢有星宿海珊瑚島龍虎風雲赤雲捧日三台獨柱人物山水等名狀愈工愈俗是為石災吳人仿宋式故為利損蒙以墨瀋便成古物別一種不盡琢磨半留本色謂之天然研殊有風韻余友顧見山工部得王弇州硯山峯壑都具受墨處轉溢嘗示余索銘蓋硯也而怪石供矣

一辨發墨

曹繼善論歙硯云龕羅紋稍細者易為磨墨細羅紋稍堅者最能發墨或以易磨墨為發墨非也惟蔡君謨能言硯德墨在硯中隨筆旋轉滌之泮然盡去此乃石性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黎逢石硯賦水隨暈而還周黑浮光而黛起

一琢硯

解石之鋸無齒視墨繩處撒沙加水引鋸斯入蓋籍沙為鋸鋒也

一藏硯

貯硯宜退光漆木匣不宜紙漆潤紙燥也紫檀花梨之類粵東人多尚之亦香燥

不養硯古有珊瑚筆架

一 滌硯

粵東人喜續大硯不着墨中土人喜藏宋硯不求適用用硯但數洗濯不留宿墨為佳譖云寔可三日不洗面不可三日不洗硯余友有癖硯者每晨盥面水移注木盆滌以蓮房浸良久取出風乾水氣滋潤積久有光俗所名包漿也忌柬帖紙揩拭能傷硯鋒硯留宿墨重磨則減黑或磨墨在硯黑光浮動停食頃用之光色頓減惟試以金扇立見

硯有初發墨久而鈍者亦如刀劍須磨淬用杉木鬆炭磨一遍則石鋒煥發名為發硯藥地老人常用此法按硯譜石為墨漬汙以燐炭磨洗如新米硯史亦云以柔石發之

包孝肅守端州秩滿不持一硯余初至東沈僉憲索硯云莫學龍圖一硯無及得水巖大石方直可尺餘琢硯二十片又重購得二三石子鸚鵡眼絕奇者拊不離座客目為硯淫載歸次平樂會賊陷桂林盡棄舟篋脫身東踰梅嶺歸筭中硯十亡其六七矣始自笑曰拙於書而勞於硯不亦惑與人生當着幾兩屐於硯亦云親交過存將去都盡既十許年發敝簏得此稿追次而錄之以志余所得於端江者若此貯之巾箱即號為石友可也

甲辰正月八日愚山居士施閏章漫記於雙溪之寄雲樓

施愚山先生外集卷之二

試院冰淵

海岱人文序

山左蓋千古聖賢一大都會也余家世理學兒時聞先人緒論不屑屑鑿悅是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及其生長游歷處已而讀史記孔子世家云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低回不能去輒慨然歎曰予獨不獲游東魯登孔氏之堂耶今待罪茲土進齊魯諸生而甲乙之入闕里謁孔林諸生具冠帶陳俎豆雍雍肅肅環觀如堵不知視太史公東游時何如及徧歷六郡陟泰山臨滄海憑軾弔古孔孟以還伏生叔孫通鄭康成管幼安孔北海及竹溪隱逸諸君子之遺風猶有存者山左蓋千古聖賢一大都會也沾沾操帖括家言目天下士亦未矣雖然文者載道之器也孔子曰修詞立其誠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桓氏稱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非無本也制舉業行三百年改歷而不變其立體近其取義達其困智勇也特甚使董賈揚班鄒枚及韓柳諸人搦管就試苟操之不熟不免舌強手澀而以俄頃之間追千古聖賢之旨繪火欲熟繪水欲寒且金聲玉振霞

蔚而雲興蓋其難也余不敏殫精此道有結髮螭屐之癖雖既釋褐不廢業及守
是官日夜校讐母徇名母避怨母任愛憎獎厲以寬簡拔惟嚴板其文若干首知
人得士不敢謂如大復之在闢中空同之在豫章遵崖之在山左度數十年名公
巨卿文章經術之儒必有鱗鱗輩出其間者遇有得失發有淹速一日有短長則
其命也漢武帝篤好詞賦而司馬相如輩多自薦辟給尚書筆札不聞由博學宏
詞科進唐以詩取士李杜乃不得第沈宋工力悉敵以明月夜珠之句分伯仲然
則成敗不可論英雄而文章聲價自有定也至於文質參錯風會推移厭粱肉者
思藜藿衣粗褐者不可登廊廟因時折衷要期至當不觀諸山海乎海涵渟百川
汪洋浩汗魚龍蛟蜃光怪萬變五嶽則屹然重鎮蒸雲霧漫星辰草木鳥獸花石
之珍異莫不畢備此天下之大文也昔人有山文海文之喻予謂齊魯形勝甲天
下枕山帶海必兼茲二者表決決大風日曰海岱人文志盛也先我者為同門友
岐瞻推陷廓清功最多余踵事增華更始者難為功因勢者易為道蓋其幸也間
者士習或不馴至抒文網好評訛貽司教者憂令甲日益嚴予夙夜是懼數引諸
生董勸陳說古今人物忠孝淑慝或泣然出涕諸生亦有歎息泣下者夫予不幸

而不得生孔子之世也猶幸而遊孔子之鄉與諸生相切劘余視游夏諸賢瞠乎後矣諸生其勉乎哉順治丁酉中秋前五日題於獨樹軒

采風偶錄序

施子分守湖西將朞月壞瘠事簡與民休息進諸生試之次第鏤其文客問曰先生知人得士哉曰人固不易知也夫爭工拙於雕蟲者宿與童子未知孰優衡得失於主司美玉與珷玞未知孰勝也然則斯役也何居予喟然曰客烏知我心哉凡我所為將以明道而講業也制科用八股歷數百年六經四子之書籍是以傳習其什一天下道德智能文學之士舍是不能由他塗以進今之制裁絕去藻采以清真曲折為能事殆猶漢魏之不得不變為晉人初盛之不得不變為中唐絢爛極而思平淡風會使然天地亦無如何也文質迭勝若循環語彬彬者折衷於君子拘儒不知時變其失也數見不鮮下士逐波為流其失也汎濫而無紀予嘗著時文說言之詳矣賢者信之否者惑焉烏能家至而戶曉抑私心所折衷不敢以不告也往者視學山左與多士講學課業刻有成書齊魯之文蔚然雄天下豫章固東南之齊魯也其民俗樸儉其士君子重廉恥好文章鵠湖鹿洞理學之遺

薪傳不絕臨江雖僻壤三劉三孔之故里也袁陽則昌黎茂叔政教之所漸被也而吉州則歐陽公所生地王文成講學其鄉鄒東廓南臯諸公雲集踵接軍興以來章縫零落青原白鷺之間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余既奉令甲與諸生督逋賦所至集諸生學宮講道諱切訓誠如家人懼其氣挫而不揚也課業以養之懼其才抑而不彰也推擇以表之拔尤錄異布之通都用其中可以觀時由其技可以觀道下之人考德問業非公事不至上之人稱先則古延接以禮窮達命也淹遠時也寧工母拙修器以待時者士之業也風以詩書六藝使相切磨以興教化者表帥一方者之責也禮失而求諸野道失而求諸文其亦庶乎可也若夫山澤之間多隱君子匿跡著書不求人知亦不可物色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異日者倘庶幾遇之康熙元年八月湖西分守使者漫書於芙蓉屋

河南鄉墨序

士之遇不遇豈盡以其文哉蓋有物焉以司之矣驥驥之捕鼠不如狸太阿之補履不如錐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各有能有不能也制菴小道日異月新將欲赴節循聲求曲肖乎聖人之言取辦俄頃雖遷固淵雲之筆戛戛乎其難之故績學

宿儒有不如英年後進者無他陳言之未去而腕重不能運也夫得失者時也工拙者業也古辯士之游說人國也猶必陳書發冊簡練揣摩出其珠玉錦繡而後可抵掌取卿相為文何獨不然蘇文忠曰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以為法所棄者天下以為戒竊謂文章之道五色相宣廣大高明歸於馴雅其要在多讀書則菁華自生今夫平原廣陌人過之不屬目及臨清流仰層巒則無不欣然游泳而褰裳眺望者有文焉足以娛人心目也故天有日月星辰雷雨雲霞之怪幻地有名大川人物草木百果之華寔皆不俟雕刻而自然絢爛氣象萬千此文之至也士能講學以晰其理讀書以充其氣揣摩理體以會其通疏觀風尚以窮其變然後披朝華振夕秀擬議聖賢以發吾胸中之所欲言其文不可勝用矣劉舍人之論文也稟經製式酌雅富詞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至哉言乎三十年來制舉之文凡數變矣往者游詞弱調體就卑庸一二豪士起而振之風氣日上近且馳騁縱橫矯枉已甚君子又將憂之其患在空疎不學而徒逐乎其詞也

聖天子崇儒好古文治丕茂當有宏論偉議之文鼓吹盛業而豫州又四方之中土也天地清淑之氣於是焉鍾其為文也大抵發揚蹈厲之意少而博厚和平之音多

閏章學識淺陋憶申酉之間視學齊魯日與多士講德課藝相切劘以求稱乎決
決大國之風頃精力就衰重忝特恩俾王豫州闡事實欲為國家得奇士以報
塞萬一又有劉恬齋先生齊心翕志詢謀僉同得士四十七人或醇深淵雅或俊
逸清新美不勝收令甲既嚴惴惄懼隕越其間以字句瑕累已登復弃者為之掩
卷太息愴然歎泣下未嘗不歎相遇之疎以言知人之難也夫自梁孝王招致四
方文學之士授簡梁園士大夫鑠聯軫接英華薈萃其後東觀之校書廊下之夜
晏詞賦爛焉故天下文人一大都會也洎濂洛諸賢出上溯洙泗蓋又進乎道德
矣予嘗游伊洛之浦蹕嵩高之巔懷古四望其氣鬱蒼其必有鴻碩俊偉懷古抱
質之士伏而不出者于此中倘一遇之歟康熙辛酉重九後二日題於大梁書院

豫闡公約

正文體 文風上應國運國家全盛之時當有光昌俊偉之文大抵風氣須尚高
明理體要歸馴雅夫文之八股猶人之四肢也今或起講一直說盡無復虛
冒是開口而臘腑具見病一也提比籠罩冠冕方有氣象今或強作掀翻散行
一段頭目傾斜病二也虛比往往逕刪反從中股後出題咽項不肯病三也中

股宜實而虛宜正而反宜全發而忽半截無復起承轉合心腹空虛病四也後幅忽作二大股或又加二小股股大于腰指大于臂病五也夫耳目易位西子無所逞其妍穠棟倒施輪般無所用其巧讀書好古之士範我馳騁而蹊徑自別至於全章一節剪裁頓挫自見古人手筆顧具眼者一振之

辨實學 高才之士其文必礪砌博學之士其文必深遠中州風尚和平原少軋苗之習要在拔取鴻才碩產耳今司衡者過求平穩多取空疎膚熟之文以幸免磨勘于是半收庸士而懷才抱異者弃矣唐荆川先生云文字須從胸中流出具東塗西抹勦襲成篇了無意義者不足錄也我輩此舉期為中州鼓吹雄風為數十年樹立偉人願共努力

慎塗抹 部頒條例有云落卷須抹出不中緣由所以服舉子之心且防考官不遍閱也倘或開卷時稍不當意輒加批抹其中或是佳卷業已不可救矣夫薦卷止用句圈則落卷亦母多抹以一眚弃全瑜深可痛惜此後遇有才情稍溢或古峭淡遠初閱不聳觀或一二字微疵苟非字句可疑有干禁忌者幸各耐煩閱畢萬一佳卷不足留待採擇寧取有暇之玉無取無瑕之石庶可收一二

奇士

勤搜覽 省試士子多至四五千人入設止四十七人百中取一豈無佳文所患
捨擇不到或精力偶憊目懶終篇或取數已盈點不逾幅以士子攻苦三年曾
不博考官涉目俄頃此書生所以仰天痛哭也今務竭力尋繹果無足錄亦必
動筆三四篇夫得失雖有定數而我輩苦心搜羅可動鬼神慎毋憚旬日之勞
到遺終身之悔

重後場 二三場之繼七蔬所以求通達古今之儒也其論策有發明條對之能
必其學通原本者也表判有金聲玉色之工必其才兼風雅者也今有頭場在
伯仲之間難分去取者查其後場精警則亟登之以留讀書種子昔歸震川先
生老子棘闈亦緣後場入彀至今推為大文人此其驗也至於七蔬已收而後
場狼狽太甚亦從汰去別拔真才企按科場原制頭場三書四經二場一論一
表五經者詔誥二道五判三場策五問自乾

隆己卯科更定頭場三書一論一
論二場四經一詩三場仍舊

廣呈薦 薦卷十拔六七以四十七名計之主司所閱不過六七十卷而止豈不
偷閒省力但受卷分校有初閱數十卷而僅覩其一後閱十餘卷而得二三遲

速多寡不可預定也若取數已足遽置餘卷不閱于心實有難安故必多收廣
薦選拔其尤則遴國色于眾妍之中而南威稱最剖大璞于羣玉之圃而和氏
無雙

融我見 文之美惡眾所共知然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使班馬同堂鄒枚接席
不能篇有同好審矣故竒文共賞自當入彀倘或所見偶別例許駁換再三總
不知其姓名亦復何容憎愛一切去取高下不過憑文衡鑑幸毋執拗忿爭義
切同舟願宏大度

別嫌疑 條例開載主司房考同堂分閱散卷時不許手授接談以防示意分閱
時不離席商量附耳密語以防交通閱卷時不攜帶一卷入房以防代閱暗地
搜尋閱完一日必各自登記已閱若干未閱若干呈卷若干落卷若干要使心
跡較然不欺則毫髮無慚盛典

以上條約蓋以功令森嚴不厭詳慎諸君子諒有素心竊自比于朋友切憇
之義若謂濫竽主考妄思約束高賢則愚何敢

曾孫企畱編輯